

今天，每当我想起那次消业的经过，我都是泪流满面的。

事情过去好几年了，看到我身边的同修很长时间被病业缠身，我很着急，今天把它写出来和同修分享，赞颂师父、赞颂大法。并希望与同修共勉。

让正念作主——与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假如说一个孩子做了很多错事，欠了别人很多东西，给别人造成很大的损失，他的家长说：因为你是我的孩子，认个错误就行了，该你受的罪我替你受了吧，你欠的债我替你还了吧。你说对孩子是不是已经很宽容了？

而我们的师父，为了我们能修炼，为了给我们平衡生生世世所欠的业债，不知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有些承受也许我们永远也不知道）？就这样，有些同修在过病业关时，感到一点点痛苦，就想承受了，就请求师父，求师父消业。

同修啊！如果一个懂事的孩子，看到师父替自己受罪，就一点也不动心吗？还有的同修过病业关，严重一点时就说：“算了，我修多少，就多少吧，我不要吃这个身体了，我受不了了，太痛苦了。”同修您想过吗？您说这话时，你知道师父听了会是什么心情吗？师父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哪！”（《去掉最后的执著》）

师父把我们在地狱中捞起，替我们遭了无数的罪。为了我们能够修炼，操了无数的心，就是在痛苦的病业关中，不也应该坦然面对吗？痛苦和麻烦不都是提高的阶梯吗？难道一个修炼人对痛苦就那么害怕吗？对师父讲的相信了多少？正法时期的同修啊！您想到师父对我们的期望吗？想到我们要承担的责任吗？师父不是盼我们都‘成熟’吗？如果一个已经学会了走路的孩子，就让师父少操一点心吧！同修让我们正念作主啊！

注：此文主要与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写此文时我们地区，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接连有几位同修在过病业关中去世，心情很沉重，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正行除病魔

【明慧网选编】

目 录

和长期被病魔迫害不能过关的同修切磋	3
与富拉尔基区同修紧急切磋	4
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冲破病业假相	6
“病业”后梦中看到的景象	8
老年同修摔跤时要有正念	9
两位老同修闯过病业关的经历	11
老伴突破病业关的经历	12
放下常人心才能过好病业关	13
与病魔中没走出来的同修交流	15
念不正所出现的病业现象	15
老年同修被病业夺走生命的一点启示	18
就极少数学员出现长期病业现象与本地同修切磋	19
写给还在病业魔难中的同修	22
不是病业是迫害	23
由一次经历病业关所悟到的	25
真正一思一念否定旧势力 就能闯过生死关	27
我在现阶段如何对待“病业”的认识	28
从一次飓风、头痛和过关悟到的	30
在病业关中找到该修过去的心	31
读《正确认识各种类似“消病业”的状态》有感	34
修与求	35
三言两语：大法弟子的念一定要正	38
正念强清除病业假相	40
正确认识各种类似“消病业”的状态	41
放下生死 在闯病业关中升华	43
让正念作主——与过病业关的同修交流	45

感到浑身不适,当我意识到了的时候,我几乎就是全身象散了架似的。满脸的面部神经,每一部份都非常的疼痛难忍。首先是头疼,接下来就是牙疼、鼻子疼、眼睛疼、后脑疼、嗓子疼……

几天过去了,我的意志受到了很大的消磨,身体也感到支撑不住了,就找来了体温计,一量体温计一下子就到顶了——四十二度都过了。我没有认为是病,只是觉的对我的考验真的是很大很大的。当时我痛苦极了,我对师父说:师父啊,我知道我这不是病,是消业,可是怎么就是不好呢?

尽管这样,我还是继续在抄《转法轮》。我坚信,我会闯过来的!

一天早晨,我扶着墙到了起居室,准备炼功时,我的心里没有了一点容量了。就象一块压缩饼干放到了心里,被水泡涨了后而无间隙膨胀的那种感觉。我对师父说:师父啊,今天我要是上医院,那我就是常人了。得了法的人怎么能是常人呢!

我无力的打开了录音机,里面传出了师父的声音。就在我师父的口令“弥勒伸腰”的一霎那,我感到、也看到了:我的身体就象一个无比巨大的大沙子山一样,簌簌的往下落着大沙子。我知道那是我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力,师父正在给我往下消呢!我的全身在淌着大汗(那时正是三九天)半个小时过去了,我的睡衣也湿的透透的。我无法抱轮,就脱下了睡衣摔在地上。

孩子的父亲醒来看到我精神十足的样子,以为我发烧烧傻了,揪着我转圈看。我对他说:“我消业过去了,今天早餐我来做。”他还是不信,摸着我的头,感到确实是正常了,他才笑了。我就此和他讲真相。我说:“就我那样子,打吊瓶至少也得打三天,可是我几个小时就好了,你说神奇不?”他由衷的信服了。从此以后,他非常支持我学法炼功,一直到他离世。在我流离失所的时候,他都在支持着我,帮助我。

师父告诉我们:你不管遇到好事或不好的事,都是好事。这是千真万确的。我的业力就在我最痛苦的时候,师父给我拿掉了,是因为我在最痛苦的时候,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在当时也确实放下了生死。但是现在看就没有那么正了,因为法理是不断升华的。但是我从病业关中走过来了,从生死关中走过来了。就是到了

和长期被病魔迫害不能过关的同修切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我地区几年来因病业被夺走生命的同修已有好几位，近日又有一位女同修被病业夺走生命，给常人及其家人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有同修现在仍处于病业魔难中。被夺走生命的那几位同修，在表面形式上，对大法都很坚定，不承认是病，坚决不上医院，可是却长期走不出那一状态，最后被家人（常人）强行送到医院，最后被病业夺走生命。在和他们交流中，他们也表示对大法坚信不疑，也在努力的找执著，也想尽快过关，最终还是被病业夺走生命。我觉的这些同修的教训有以下几点：

一、向外求。这些同修在病业魔难的初期，就没有真正的向内找，把自己的根本执著找出来，使自己真正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而是找同修帮着发正念，没完没了的切磋，把希望寄托于外部力量上。这里不是说不应该切磋，不应该帮着发正念，而是说要使自己的内在发生变化，去掉自己的根本执著才能发挥作用，才能过关。

二、这些同修都有一个误区，就是觉的只要不承认是病，不上医院，就能达到标准了，就能过去病业关。同修啊！不是那么简单哪，必须心性上达到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才能过关。心性提高不上来，达不到大法弟子标准，邪恶生命与因素是不会放过你的，师父的法身和正神也帮不上忙。可是很多同修就误在这里不出来，就觉的不承认是病，不上医院就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了，结果就长期拖着，状态越来越重。要知道，心性达不到大法弟子标准，身体不能被高能量物质转化，那身体就处于常人状态，状态就会越来越重，直到最后被夺走生命。不但自己失去了人体，还给常人造成一种不良影响，认为炼法轮功的有病不上医院，也给邪恶抹黑法轮功找到了借口。

三、不能静下心来学法，通过做好三件事使自己提高上来，摆脱病魔迫害。这些同修出现病业魔难后，不能静下心来学法，用大法对照自己，找出自己的执著所在，在法理上提高上来。而总是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只注重炼功，讲真相不主动了，学法也不是系统的学，而是有选择的学，有求而学法。有的同修讲真相的基点不是放在救度

一边不停咳嗽吐血，一边背《洪吟（二）》，背到<无>时，师父点化我突然悟到：我去分析是消业还是假相，那不是有么？我不但没有坦然不动，还去动念分析，那真是强烈的有为了啊。在法上一提高，正念也就强了起来，当天晚上咳嗽就消失了。

今年六月，我突然腰疼，坐在高凳上起身都痛。我想起当常人时腰曾受过伤，今天可能是翻出来消业，我没有管它，觉的是好事。这样痛了两天，我觉的不对劲：我为什么要回忆过去呢？我执著旧宇宙的一切，那我不还是旧宇宙生命么？我对过去的历史、信息、经历、事物、旧宇宙的一切的记忆还装在脑中，还时时想起，那就是旧宇宙生命。我们很快将成为新宇宙的佛道神了，却还抓着旧宇宙的理不放，那旧宇宙的因素就有理由干扰障碍我们迈向新宇宙。想完我猛一起身，腰一点也不痛了。

任何过关、魔难、身体不正确状态的持续、拖延，都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对法的认识没有升华上去、不修炼心性严格内找。身体有层层净化的过程和表现，思想观念的净化亦然。构成人有善恶两性，修炼是不断充实佛性，修去魔性，消去业力，直至本体完全改变，魔性去完。在这个过程中，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是越来越高的，我们对法的认识也是要不断升华的。

放下生死 在闯病业关中升华

文 / 大连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份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起自己在得法一年后消病业的经历，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把它写出来，以便和还在病业魔难中的同修共勉。

在常人中，我的身体也是属于比较好的，修炼了一年也没有什么消业的现象，轻松的过去了一年。二零零零年农历新年期间，我在家抄《转法轮》。那是我第四遍抄《转法轮》了。那个假期我利用了十八天的时间工工整整的抄了一遍。因为休息，我每天早晨四点就拿起了笔，一直到晚上十点以后，中间累了的时候就地毯一躺，稍许休息。

而就在这个期间，我出现了消大业的状态。正月初九那天，我

众生上，而是有求于身体状态的改变，一段时间内身体没有大的变化，就逐渐开始消沉了。有的同修说，等我身体好了再出去讲真相，结果就一直未走出去，直到生命被夺走。有的说，我也付出了很多，怎么身体就没有变化呢？言语之间流露着对身体病业的执著。最后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正念越来越弱，甚至没有正念了。

同修们，我们走进大法修炼以后，师父就把我们的病根拔掉了，根本就不存在病的问题了。师父从地狱把我们捞起并在地狱给大法弟子除了名，师父在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如果我们心系众生，把自己交给大法，放下对病业的执著，放下对生死的执著，还会有病业的状态存在吗？还会在这救人的紧急关头失去人体吗？邪恶还能迫害你吗？邪恶还敢迫害你吗？赶快放下所有的执著，去救度你该救度的众生吧！一切都会改变。

与富拉尔基区同修紧急切磋

大法弟子

最近一段时间，富区出现了一些迫害严重的情况：其中有两名同修以病业的形式被拖走生命；八月下旬，谢振州和王春江等八名同修被恶人非法抓捕，有的人因为怕心拒绝和同修联系，部份同修离家躲避，而同修间也传出了一些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如某某被迫害死了等等。富区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形势面临着新的考验。

针对出现的这些现象，我们每个同修都应该真正从法理上悟一悟了。其实这一切决非偶然，都是冲着我们的心来的，是冲着我们富区大法弟子整体来的。

我想就我看到的问题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希望同修给予指正。

一、从同修的离世看修炼的严肃性

近期，富区有两名同修相继以病业的形式离开了，其中一位小同修年仅二十岁，他在邪恶迫害最严重的几年里，一直做证实大法的事，但是一年多以前，他因为怕心放弃了修炼，不再做三件事了。今年夏天他出现了肺病症状，在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从新学法炼功后，他看见师父把他肺里肮脏的东西掏出来放在了师父自己身上，替

我们身体下的一切机制能都在向着最高的目标在不断的演化着我们，根本就不存在病这种事和这种概念。

我个人在法中认识到：本体演化的过程，也是我们层次不断提高的一种表现状态，每个阶段对我们的要求都是不同的，都是更高一层的标准要求。而且我还认识到，本体的演化和恩师的正法进程是一致的。如果在修炼的某一方面需要在这种状态下提高的同修，如果在法上认识不上来，他就会停留在那一层次而长期处于魔难之中，因为那一层次的因素还干扰得了他，还够得着他。

二零零一年三月，我因去北京天安门打横幅被绑架，关了近三个月了。一天，我突然难受极了，既无出的气，也无进的气。心脏停止跳动，呼吸停止，可是大脑是清醒的。心脏突然停止跳动（因我长期处于绝食状态），我吓了一大跳：“啊！就这样去了吗？”这个念头一闪，我立刻想到：这不是一个检验自己能否放下生死的绝佳机会么？我平静下来：生，我继续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死，我会回到师父身边。我静静的躺着，大概过了半小时，开始呼吸了，不久恢复正常。第二天，在拘留所长的强烈要求下，把我放了出去。一些同修在家里也去世了，我认为我怕心和对法认识不足所致。

二零零四年，我在外地一间同修的空屋里，突然一头栽下去，右边从头到脚毫无知觉，半身不遂症状。我心里一笑：你邪恶旧势力妄想用这种假相检验我、迫害我。我是神怎么会瘫痪呢？你邪恶以为我会上你的当，认为我是瘫痪了，趁机让我永远瘫痪么？我用左手发正念，并打电话请当地负责人来帮我发正念。第二天早上醒来，啥事没有，一切正常。

师父在法中曾反复教诲：一念之差可带来不同的后果。如果我认为自己是瘫痪了，那么可能直到今天还瘫在床上起不来。我遇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同修，在那一念之差中倒下去了，倒下去了之后又信心受挫，正念越来越弱，情况越来越糟糕，更加正念不起来了。

《九评》出来后，邪灵受不了，造成一种干扰形势。我从法中认为，《九评》一出来，就在大量销毁邪灵附体，那些东西死了还要害人，还往大法弟子身上钻，所以很多同修咳嗽，我也咳嗽过。第一天我想：一定是在消最后的病业。第二天咳嗽加剧，我急忙发正念消除这种干扰和假相。第三天我起不来床，剧烈咳嗽吐血。我躺在床上

医院住院检查，老汪说不去，根本不是病。儿子和儿媳看母亲不去，只好给了一二零的救护人员一百零五块钱，让他们开着空车回去了。

夜里，老汪便了三次血，都是鲜血，而且血挺多的。

我问老汪：“你便了到底有多少血？”老汪说：“这个不清楚，反正挺多的。当时便血的时候，我看到这么多血，心里并没害怕，我觉的便的不是血，我觉的这是邪恶演化的假相让我看，来吓唬我，我只是一心念正法口诀。我也求师父帮助我度过这一关。到了第二天就好好的了，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按常人的说法，老汪得了消化道大出血，这是要命的一场大病，但是老汪用正念否定邪恶干扰，第二天就好好的了。大法弟子只要念正，谁都迫害不了。

正确认识各种类似“消病业”的状态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二零零五年八月，我因事到川西南。当地一城市的同修希望我去医院看一个住院同修，说他比较精进，肝不舒服，在家人催促下，半推半就的去医院检查，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肝癌晚期。他请求同修陪伴他住院，他说那样舒服一些。该城市的同修们每天络绎不绝的去看他，给他发正念。然而，他的“病情”急剧恶化。

我去看他时，他喋喋不休的说他为大法做了什么什么，满心的不平衡，很难接受提醒。他告诉我说他不能走，一是怕给大法带来不良影响，二是大法需要他，他说他哭着苦苦哀求师父把他留下来，他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大法。

听着他妻子（也修炼）满嘴对大法的不信任和抱怨，看着他极其强烈的求生欲望，我知道我的短暂交流不可能起多大作用，那是需要长期实修作基础的。如果我提醒他：他的一切应该求师父安排，而不是他去安排师父怎样怎样，真能坦然做到，可能是另一种结果。

修炼人在整个修炼过程中，在本体演化的整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状态、身体的各种反应的正确认识，也是我们对修炼的认识逐渐成熟的过程。因为修炼人一走入大法修炼，人的整个一生就完全改变了，改变成了修炼不断往上升华，最后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而且师父给

他承受了，但是为时已晚，这种有求之心仍然不能达到法的标准。放弃了修炼，后果是可悲的。

另一位同修得法很早，但她的家中留存了一些《黄帝内经》之类的气功书，一直没有处理，可能因为这些不好的信息干扰着，使她变的不理智，同修多次和她交流、甚至外地的同修专程来帮助她，可是她还是被拖走了生命，因为一个看似不大的问题没能按照法的要求做，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她的过早离世，也给她周围的亲友造成了负面影响，给救度世人带来了阻碍。

我看到在我周围的同修中，类似她的这种情况还很多：共产邪灵的物品不清理的；家中养花养狗的；炒股票的；把佛教书藏起来留作纪念的；更有一些在忙种地的；看护第三代忙的团团转的；等等，这些漏洞恰恰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地方，使我们在个人修炼上越来越放松了，看似小事，如果没有心性的提高升华作基础，救度众生怎么能达到最佳效果呢？同修啊，修炼是何等严肃的事情，任何偏离法的心都可能被邪恶加强和利用。魔难的表现形式不同，旧势力的目地只有一个：把我们拉下来，不让我们精进，不让我们救人。希望同修深挖自己的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心让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同化法，带着人心不是真修啊！教训应该使我们更加成熟，更加理智，按照法的要求做的更好。

二、从迫害的加剧看对旧势力的否定问题

在正法洪势急速推进、恶党解体在即刻的时刻，邪恶在富区反而一次的实施迫害阴谋，虽然被我们一次次的用正念否定和解体了，但是并没有达到法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法理的理解上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包括怎样才能立即结束迫害，怎样更好的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迫害，怎样达到整体的协调配合。

就现在的问题来说，八名大法弟子被绑架之后，我们的心是否达到坦然不动了呢？有的离家躲避，有的不敢做资料，有的不敢发资料，有的偶尔到同修家“打听”一下：被抓的人怎么样了？放没放？没放，回家发正念。到此为止，我们真的只能为同修做这么多吗？这几年来，邪恶反复抓捕，同修一个个的被非法劳教、判刑，这和我们在营救同修这件事情上的指责、麻木、观望、等待有很大关系。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是邪恶最害怕的，如果我们都明哲保身，做一些表面功

夫,何时才能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当出现迫害时,我们曝光不及时,消息不准确,而发正念只有头几天能坚持,时间长了就不发了,没有不把同修救出来不罢休的坚定正念。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很多:和同修的家人配合去要人,去看看所近距离发正念,给参与迫害者寄信,主动搜集参与迫害者的所有信息,大面积的散发揭露迫害的资料,正是我们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好机会。(这些在《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中已有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心在法上,无私无我,救人第一,就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能走正自己的路,就是在建立大法弟子的威德。希望富区的大法弟子坚持学法炼功,在法中尽快提高上来,放下那些认识到却不愿放弃的心,不再互相戒备、排斥,建立更多的学法交流小组和家庭资料点,为从魔窟中闯出来的同修发正念,带动他们和没有走出来的同修共同做好三件事,有条件的可以向周边的农村散发真相资料,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形成圆容不破的整体,彻底结束这场迫害。

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冲破病业假相

去年四月份,由于我对父母的情的执著(我父母于半年之内相继去世),整天沉浸于悲痛之中不能自拔,虽然每天我也在学法,可明知是执著就是放不下,身体出现了异常的反应,全身疼痛难忍。

同修们也很着急,经常与我在一起学法,发正念,帮我向内找。可关键在我自己呀,这个执著心就是难去,致使邪恶钻了空子,身体出现了常人的严重病态,从胸部往下没有了知觉,不会翻身,生活不能自理,痛苦万分。最后大小便也排不出来,吃不下饭,于七月三号被家人送进了医院。经检查:乳腺癌晚期,癌细胞广泛转移,肝、肺、颅骨、肋骨、胸椎等多处都是。医生说快则三五天,慢则十天半个月就不行了,根本没法治了,医院拒收。

在家人及亲友对医生的哀求下,医生同意我住了院,当时我所有的亲人悲痛万分,泪流不止,开始着手给我准备后事。过了三天,是我父亲去世一周年祭日,弟弟、妹妹也不敢回去,怕我随时会有生命危险。我看出来了,问他们,他们看瞒不住我,对我说了实情。

我听后非常平静,没有一点怕死的感觉,反倒觉的人活着真的很苦。我想:我也得着大法了,多荣幸啊!死了我也是大法弟子,心

所以必须坚定正念,正念一定要强,铲除旧势力黑手烂鬼的干扰,不承认它,解体它。

最近和同修切磋,也听到好几个老年同修,一有魔难和心性过关的事,就想到要死。大家想一想,正法到最后时期,为什么它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现象呢?有的老年同修还把装老衣服都做了,这不就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

修炼是一个严肃的事情,必须按法的标准去做。真正的信师信法,那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希望同修一定要注意修好自己,不能要邪恶钻空子,多学法,走好修炼的路。

正念强清除病业假相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在“七·二零”以前,老汪不是我们炼功点的负责人。大法受到迫害以后,一来二去的渐渐的老汪成了我们大法弟子心目中的联络人。

昨天晚上,我到老汪家去取真相资料,恰巧遇到老汪刚出家门,说是出来发真相传单,看到我去找她,于是她又跟我回到她家。灯光下,我看到老汪脸上颧骨处是青的,我问她脸怎么青了,她给我讲了她遭受邪恶干扰迫害和清除邪恶的故事。

九月九日吃中午饭,老汪正吃着饭觉的有些恶心,这时电话铃响了,老汪放下饭碗去接电话,刚接完电话没走几步,就一头栽在屋里的瓷砖地上。老汪昏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正在吃饭的儿子和儿媳,看到母亲晕倒了,急忙把母亲抬到床上。儿子和儿媳怎么喊母亲,老汪昏过去了,就是不知道。儿子和儿媳吓坏了,急忙打了一二零急救电话,叫了救护车。

过了一会,老汪醒过来了。老汪知道,这不是病业而是邪恶迫害,铲除它。她修炼大法已经十几年了,病业不会这么大了。老汪一醒过来就开始发正念:“我是师父的弟子,我就是只跟着师父走。我在修炼的路上也许有漏,有漏我会照着大法归正,我决不允许邪恶插手迫害我。”

十五分钟左右,救护车停在了楼下。儿子和儿媳非要让母亲去

的厉害，持续一个多月。那天是亲戚来我家给过世老人上坟的日子，在去坟墓的路上我边走边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请师父加持弟子不要让常人看出来。念一出，神奇出现了，我的腰不疼了，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做的，还有很多难以表达。可是过了不久，我的脖子突然疼得难以忍受，第一天晚上我疼得实在忍不住就哭了，这时又请师父加持，我突然想起师父讲法时有一段法是你冷我比你还冷（不是师父原话）。我就想你叫我疼，我反过来说你疼。就这样不知不觉天亮了，我就起来听师父济南讲法，坐着听就疼，我就起来走着听。一到晚上睡觉时又疼起来了。

女儿也是修炼大法的，她就提醒我：你不要把它当作是你，你要解体它。我就又请师父加持我，发出正念：我是大法弟子，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谁也动不了我的心。即使我修的有漏，谁也不配考验我，只有师父说了算。就这样一想，直觉的一个带刀子的小球似的东西划到了我的肚子部位，我又想你逃到哪里也不管用，我一定要把你解体。就这样，一个多月的腰疼厉害了一天过去了；脖子三天疼得难以忍受，瞬间也好了。其实这不是我疼，“真我”是谁也干扰不了的。

同修啊，我们一定要正念足起来。我有很多话要说，因为我没文化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好，这次女儿代笔整理。我写这篇文章里好难，我实在对不起师父，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一次鼓励。

老年同修要坚定正念

文 / 锦州大法弟子

有一个老年同修经常早市卖东西，这两天怎么没看见她，我就到她家去看她，一进屋我看到她躺在床上，老头说她有病了，身体发热。我问她，大姐怎么了，她看见我就哭了。她叫我看腰，起红斑了。她说她今年不太好，老想到死。我说，大姐不能这么想，咱是修炼人，怎能想这些呢？师父给安排的道路还没修到头呢，咱们还得证实法，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呢。

这位同修 1999 年得法，修不长时间，就 7.20 了，但是她始终信师信法，非常坚定，在市場讲大法真相，正念很足。修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法到最后时期，旧势力黑手都在虎视眈眈的看着我们，

里真的有一种喜悦的感觉。可是这个念头一出，忽然听到有一个声音清晰的对我说：“你是大法弟子，你就这样去了，你发过的誓约兑现了吗？你下来干什么来了？你的使命完成了吗？”

我猛然一震，顿时清醒了：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是师父给我的生命，我是来助师正法的，我是来救度众生的，我就这样去了？不正好顺应了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不能死！谁说了也不算，只有我师父说了算，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你旧势力不配来考验我，我有执著，有要去的心，我会在法上认识，在法上提高，绝对不允许你旧势力利用这个借口来迫害我，我全盘否定你，根本就不承认你的存在，我只听师父的话。

认识提高了，我的心里真是很轻松。躺在床上不会动，我就学法、背法，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到发正念时，我叫家人把我扶起来，我两手摁着床，双腿发正念（我双盘一直坚持着），我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医生说我骨头都那样了，不能动，怕出危险。我也知道医生说的是好意，可对大法弟子不管用，我就牢记师父的话：“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越来越精进》）

又过一段时间，医生说我就算活下来，以后也永远瘫痪在床上起不来了。我就不信那一套，我说那都是假相，我就不承认它，我一定要站起来，一定要走出去。我对我家人及弟弟妹妹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我有师父有大法，大法显神迹，我一定会好。

在我被病魔折磨得疼痛难忍时，我忍着泪背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转法轮》），“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的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路》）我感觉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边。

就这样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身体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会坐了，会站了，下床搀着能走了，再做检查，癌细胞几乎没有了。医生、护士都说是奇迹，家人亲友也都说是奇迹，我用我的身体证实了大法，也叫接触和了解我的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鼓励下，我闯过了这生死大关，也使我更深的体会到：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没有过不去的关。

写出这些不为别的，意在和同修交流切磋，共同在法上提高。如有类似我这样有执著的同修，请汲取我的教训，赶快放下执著，不要再叫邪恶钻空子了，时间真的很有限了，多少众生还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们要更加做好三件事，叫我们慈悲的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担心吧！

在同修们的多次鼓励下，我终于拿起了笔，写了这篇体会，冲破了邪恶的各种阻碍，也去了我以前发觉不了的各种执著心。希望同修们也拿起笔吧！层次有限，如有不对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病业”后梦中看到的景象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2004年夏天我正在上班，下午2:00左右突然肚子一阵痛，过了一会痛的更厉害了，站都站不住了。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趴下，念一出，好过了一点，坚持到下班。回到家更厉害了，感觉有一只手伸到肚子里，抓出一把东西似的。去厕所，便出的是鲜血。我没有害怕，也没有想到是病，更没有想到“死”，心里很静，没有任何杂念。第二天中午痛的好了点但还是便血，直到第五天才止住。事情过后，一天我做了一个梦：

在一个空间里，有一个高台，上面有几个座位，上面坐着大法弟子，我也坐在上面，高台下周围有数不清的众生，默默的看着高台上发生的一切。在人的空间中，高台上的弟子有的出现了病业的反应，一会认为是消业，一会认为是病，病业反应的越来越厉害，最后上医院，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常人，不长时间去世了。在另外空间，弟子并没有真正死去，这时全明白了，羞愧的无地自容。高台下的众生看到了整个过程，一思一念都在那摆着。前一段时间在我身上都出现了，所思、所想、所做。在痛的厉害时，组织这场迫害的旧势力真的伸进去一只手用力一抓，抓出一把内脏，当时我想“有师在，有什么也不怕”。坚定的正念一出，**法轮自动修补，缺什么补什么**，完好无损。高台下的众生看的目瞪口呆，见证了大法的神圣，从心里感觉大法的美好，旧势力佩服的无话可说，众生散去。

从这件事情，我看到了我们平时的一思一念，众生、众神都在看着。平时我们静心学法，到关键时候我们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

三言两语：大法弟子的念一定要正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五日】

- [三言两语：大法弟子的念一定要正](#)
- [我的一次正念经历](#)
- [老年同修要坚定正念](#)

三言两语：大法弟子的念一定要正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现在中国大陆患上呼吸道感染的人越来越多，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我是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一名综合科大夫，成天和这些病人打交道，而且家里不修炼大法的亲人都感冒了，我一直很健康。

但是，最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突然感觉眼皮发烫，全身不适，从鼻孔里向外流清鼻涕，家里的人都让他们传染上了。我立即发正念：我是大法弟子，决不允许邪恶迫害。我反复念正法口诀，最后我又请师尊帮助我清除了邪恶。就这样不到二十分钟，一切病业症状全消失了。第二天，健康的我照样为患者治病。

大法弟子全身每一个细胞都是高能量物质组成的，金光闪闪的，喜欢阴暗的低灵的流感病毒怎么敢到大法弟子的身上，那不是飞蛾扑火自找灭亡吗？

我修大法十一年了，十一年没得过病，没吃过药，本身就是奇迹，本身就是讲真相，本身就是救人。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大法弟子只要认真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病业”出现是另外空间邪恶在钻我们的空子，大法弟子的念一定要正。

我的一次正念经历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我在零六年十月份遇到一场大的邪恶的干扰，一天腰部突然疼

或多或少，也都有业力，或大或小，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修炼路，没有参照。有人就能在被恶警打断了腿的情况下照常盘腿，再疼也盘，因为他不承认什么腿断了，什么要打石膏，凭着这强大的正念就能闯的过去。虽然一切都是假相，但那痛可真是实实在在的在刺心透骨的，能突破的了就能走出人来。

从同修的去世我也看到我隐藏很深的执着，就是怕别人说三道四。其实我也在经历病业，已经三年多了，就是象常人所说的灰指甲的症状。我从未想过要去用常人的手段医治，但作为一个修炼人来讲这反映在表面的病业竟也给我带来痛苦，不敢拿出来示人，生怕被别人看到，怕别人问我。似乎也找到了病业的原因从而习惯了，一问我也能说出“理由”，其实也在承认它。这面子竟比命都重。虽然都是病业，但痛苦的成度不一样，要求的忍耐力不一样，可根是一样的。我就是要别人说自己修的好，怕别人知道我有执着，有病业的理由也是冠冕堂皇的，不象一个脚踏实地的修炼人。我对自己说都是假相，但这手是遮不住的它就是丑，就象别的病业关一样它就是让你疼，你是不否认它，还是消极的承受？现在深挖自己的心，发现我只是为自己而修，一直苦苦的想得到什么，就象一个寻宝者，知道前面有宝藏，一直在找在找，找了多少年没找到，很失望，有时竟连有没有宝藏都怀疑了。这哪里是修？

过去僧人修了很长时间也都是为了自己能超脱。而我们要在法中修出来，达到新宇宙的要求，就是无私无我，也是在证实法的伟大。我感到自己还陷在旧宇宙的理中，还没能脱胎出来。

老同修的去世让我的心很痛，和先生坐地铁时实在忍不住就失声恸哭了。先生问我，你为什么哭？我很生气，说：你说我为什么哭！我知道我应该为同修没能走到最后而哭，因为我没能帮助同修走过来而哭，而不是常人的伤心。师父已经告诉我们同修的归宿了，我们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只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我们要站在高层次上看问题，而不是以常人的观点看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还为自己的威德、为自己的圆满而修，那就配不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了，因为这称号将是新宇宙永恒的荣耀。

让众生得救。

由于自己还有很多人心没有去掉，怕别人说自己有显示心，还有没修去的情性，一直没有写出来。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老年同修摔跤时要有正念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俗话说老年人就怕摔跤，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了，血管脆弱，骨质疏松，跌倒时摔出毛病来吧！生活中也常听到和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然而这是常人；我们是超常的人，只要有正念，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

2006年6月份的一天晚上7点多钟，我到一同修家去，一女青年从我身后把我撞倒，当时真是把我撞的晕头转向，好象天塌下来一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两手扑地，右腿单腿跪在马路牙子上，足有两分钟没有起来。那个女青年站在一旁问：“能起来吗？我扶你一下吧。”我想：我是炼法轮功的，摔不坏，能起来。随之我就说：“不用你扶，我能起来。”话音刚落就起来了。如果我动一念让她扶起来那就坏了。

我站起来很平和的问她：“你为什么骑这么快呀？”她说着急回家。我说：“不管怎么着急，也得注意安全啊！我已近70岁的人了，我是炼法轮功的，没有摔坏，而且也不会讹你。如果是个常人，你撞我这么个大跟头，那到医院去检查，你得花多少钱啊！以后可得慢慢骑。没事了，你走吧。”

到同修家一看右膝盖红肿略出血，裤子也染上了几点血迹，并没有觉的痛。而且我跌倒时两只手先扑地，那么大的撞击力，我的两手安然无恙，手掌连皮都没破，这又是师尊在保护我呢！

第二天早上我给师尊上香时，双膝一跪，右膝盖略痛，怕痛跪实，这颗怕痛的心被邪恶钻了空子，从此上、下楼梯开始疼痛，几天之后突然右腿疼痛难忍，大胯、股骨均痛，躺下不能翻身，坐不得十几分钟才能站起来，不能盘腿。我急了，我开始求师尊，我说：“师尊，弟子不精进，三件事没有做好，这颗怕痛的心又被邪恶钻了空子，但是现在我悟到了就改，还有许多证实法的工作需要我做，还有许多人需要我救度，而且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炼法轮功。如果我瘫了，那

就是严重的破坏大法呀！尽管我修的不好，但我永远是您的真修弟子，我只走您给我安排的路，其它的我全不承认。请师尊救救弟子。”

没见好转，我突然悟到，这颗怕痛的心不去，师尊无法帮我，我这样求师尊等于求师尊帮我过关了，关是需要我自己去闯的。

星期一晚上右腿开始疼痛，越怕痛越痛，越加强我，星期三下午我的左腿也不听使唤了，情势发展很快，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和邪灵对我的迫害，我被它们牵着走了，于是我增强正念，我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一切安排和所谓的一切考验，即使我修的不好，邪恶的旧势力也不配考验我。我学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有漏只能在大法中归正。

星期五下午我坐在床边，突然闪出一念，我问自己：你不是说不怕死吗？死你都不怕，为什么还要怕痛呢？既然怕痛，那么说不怕死就是一句空话。大法弟子不怕痛，起！立刻就站起来了，走！立刻两条腿一点毛病没有的走到了厨房。几秒钟我又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大法弟子了。

师尊讲：“只要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回复秘鲁大法弟子》）

我又闯过了一道生死关，这也是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的又一见证。我感到那坚定的正念是师尊给我的。对师尊的几次救命之恩和师尊对我的苦度，我永远也无法报答，我能做的只有尽快的放下一切人心，放下我的大包袱，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和师尊回家。泪水涟涟！

两位老同修闯过病业关的经历

文 / 太原大法弟子

近日我们学法炼功小组有两个老同修出现了严重的病业。两位老同修正念闯过病业关，正是正念战胜邪恶，证实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下简称 A 同修、B 同修。

1、前一段时间，同修 A 在炼功中突然出现右臂麻木、疼痛、无力症状，十分严重。无论炼动功、静功，手臂都抬不起来；手抬起一点，马上就被一股力量抽回。

孩子们劝同修 A 到医院去检查，看看是否是肩周炎。如果是肩

法。”我看到她在难中挣扎，虽然也鼓励她一定要相信师父，但心中对她能否好起来也是没有底，看她一天一天消瘦，一天一天虚弱，只能帮助她发正念。和她交流时，感觉到这位老同修很好强，心中似有花岗岩似的东西难以突破。她对我说：每个同修都对我讲正念要强，但不在难中的人不知道呀。她一直问我“什么是正念”，我说“就是信师信法”。我也是从大陆出来不久，对这位老同修讲的难中的正念很有同感。我觉的在大陆那种情况下谈正念，和在海外情况下是完全不同的，那种感受不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悟到的，就如我们身体健壮的人和正在经历病业关的人一样，他们在那种痛彻心腑的过关中保持正念，要求要高的多。

师父在《转法轮》中第四讲提高心性中讲“好坏出自一念”。我现在再拿起书来读这一段不禁泪流满面。同修已经去世了，难以挽回了，但对我们来讲是个惨痛的教训。《转法轮》中师父把法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什么是正念？当汽车把一个人撞飞十几米，二十几米远摔在地上，那一刻，那一念才最关键。这一段我读过百遍，背过四遍，但竟然还没入心，整天学法，但并没有把师父讲的话当作法，满脑子还是千百年形成的人的理。我对去世的同修讲要多学法，但自己并没有提高到对法真正认识的成度，感到的是无奈，看到同修的执着，心想怎么那么难去呢？现在想想，我看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也看到了我心中的花岗岩。探望同修象在应付差事一样，心中有时竟然不耐烦，自己心性太差了，还谈什么救度众生。有一次老同修对我说，我知道大家忙着救度众生，我还在拖累大家。现在想想，同修可是大法弟子呀，我们是要救常人，大法弟子不重要吗，一周哪怕抽出一小时陪她读读法，真的会耽误我救度众生吗？许多同修都能经常去看看她，有的甚至大老远给她做好吃的送去，我只是买东西的时候顺便而已。现在后悔莫及。

看看中华五千年文明那些故事中，常人做的比我要高出多少倍，古时的人能把街头要饭的老妇人当自己父母一样供养，而我一个修炼人，心性竟如此之差，我现在觉的我根本不是在修，而是在求，求的好苦好累。我去看看老同修，不是和她在法上交流，而是说一些常人的话，我为什么不能对她说：“你不能躺着，你要起来，你不是病人。”她被魔逼的一步一步倒退，最终失去生命，我悟到是因为我们都承认它。老同修自己也是，疼就躺下，功也不炼了。每个修炼人都有执着，

正法到了最后，旧宇宙剩余的邪魔、黑手、烂鬼还在以不同形式干扰着大法弟子，但如果你对大法坚定，它们的干扰对你来说根本不起作用。

通过这篇文章，只是提醒有类似于这种事情的同修，当此类事情发生时，我们应该找一找自己，然后清除邪恶，纯净自己，邪恶就会在瞬间解体。

还有一件事和同修交流一下，就是找同修来帮你发正念时，首先自己必须有坚定的正念、信师、信法。这样，同修帮助你发正念时才会起作用，如果你心境不纯，任何人都帮不了你。

同时还要提醒帮助发正念的同修，你的一思一念在法上吗？你是在用一种纯正的心态帮助同修铲除邪恶发正念吗？如果你心境不纯，带着常人的情来发正念，你不纯净的场也会影响同修。所以，当同修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以纯净的心态帮助他们，提醒他们。

只要内心坚定，任何邪恶因素都会瞬间解体。最后引用同修的一句话：“法对我们的要求标准是越来越高，我们对法的认识也要不断的升华。”

如有用词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与求

——同修过病业关的过程中看自己的修炼

昨天，我们这里的一位老同修去世了。我目睹了她闯病业关的整个过程。现在痛定思痛，我有许多体悟想与大家交流。

第一次见这位老同修，是看到她在街头一瘸一拐的在发资料，腿上肿起了老大的包。她对我讲，她曾听从女儿的建议到医院去看了，医院也无能为力，说只能截肢，她也悟到了自己信师信法不够。

许多同修都很关心她，和她交流，在一起学法，给她指出执着的同时帮她发正念。但她的情况还是一天一天的恶化，从还能自己行走，到站起来都困难，到一躺就不起了，需要专人伺候。在床上她也坚持学法，有时还能坐起来炼功。她曾对我说，“我觉的我正念很强，为什么却一天一天恶化呢？我也想从这里走出去，和大家一起洪

周炎就麻烦了，最少也得一两年才能好。同修A认为对修炼人来说这不是病，是一种干扰，通过这种魔难干扰炼不成功。他没考虑更多，照常每天学法炼功。右手抬不起来，用左手把右手拽起来炼。比如在炼“佛展千手法”的弥勒伸腰时，左手抓着右手硬把右手拽到头顶。几套动功炼下来，出一身汗，右臂疼痛难忍。

同修A一天都没落下炼功，他根本没把它当成病。再难忍、再疼他都坚持把五套功法坚持到底。不到半个月右臂疼痛、麻木、无力的症状就消失了。

现在右臂恢复如初，灵活自如了。任何魔难都是这样，你正念强它就弱，你不把它当回事，它就啥也不是了，更何况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呢。

2、同修B学法炼功很精進。前些日子，同修B一觉醒来，全身上下都不能动了，而且疼痛难忍。别人扶她起来时疼的象刀割一样，整个身体象铁板一样僵硬，家人要打120送医院，同修B没让打电话，她认为这不是病。可全身不能动，吃、喝、拉撒一切都不能自理。

同修B想到的不是自己的难受，而想的是无论如何不能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在她身体不能动不能炼功时，她天天学法。她反复学习了师父《2005年旧金山讲法》中的一段话，师尊说：“学员出现病业严重，它无非是为了两个目的地。一个是让他出现这个状态，看周围的人怎么看。看你的心怎么动，看你动不动心，不就这问题吗？”师父接着说：“再有一个目的地就是他本人。出现病业的本人修的怎么样？他不能够在这样状态下正念那么强的走过来？真正把自己当神一样，根本就什么都不在意？”

同修B读了这段话感动的流下了热泪。她想师尊这不是在针对我讲吗？我周围不是也有同修吗？我周围不是还有许多人，经过我们讲真相才得救了吗？才三退了吗？他们不是也在看着我吗？我一定要挺过去！要让每个众生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呀！不能给大法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她正念很足，当她扶着床栏能起来点时，疼的咬着牙盘着腿打坐，哪怕打坐十分钟八分钟也要坚持。由于她什么也不在乎，不到一周时间，全身疼痛不能动的症状就消失了，现在啥事也没有了。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在明慧网上屡屡见到同修过病业关的文章，有的因为过不去而失去了生命。对此我谈点体会，供同修参考。

我和老伴同修大法 10 年了，我们都有一颗坚信大法的心，自从走上修炼之路，从未吃过一片药。今年农历新年前由于筹办过节，有一段时间放松了学法、讲真相，发正念思想也不集中，时有打瞌睡的现象，结果被邪恶钻了空子。

农历 12 月 17 日，老伴在挂窗帘时不慎被一截小小的竹竿绊倒了，狠狠的摔了一跤，趴在地上老半天没起来。我当时感到这下摔的可真够狠的，但又一念想到炼功人不会出问题的。我急忙过去拉他，被他拒绝了，他说：“你不要动，我自己慢慢起来。”我接着站在身旁发正念：铲除邪恶的一切迫害。

老伴爬起来之后，检查全身各部位都没发现问题，只是左手腕部痛的厉害，看的出有些突起，我提出是否去医院看看，他说：“我自己来调理。”

这天晚上老伴彻夜未眠，不能卧床休息，只能坐在床上将左手放在胸前，只能学法、发正念，无法打坐。第二天，老伴左手腕明显肿起来了，触及腕骨好似刺出来了，他感到疼痛减轻了好多，也能卧床休息了，但只能坚持打坐 10 多分钟。第三天，老伴左手腕仍肿胀，但疼痛已缓解，并感到局部发痒，可以做一些轻微的活动，也能坚持打坐半小时。第四天，左手腕肿消了，恢复如常，可以正常炼功、料理家务、骑车外出办事了。

对于老伴的恢复过程，使我这个当医生的也感到太神奇了。古语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可他这么快就好了，按常理太不可思议了，可这确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事实。

这时老伴才告诉我他是这样发正念的：“虽然我这个表面空间的手腕受了伤，但其它空间都是完好无缺的，我的身体是一个整体，所有的细胞、分子和灵体都集中到左手腕部，我们共同清除外来的一切干扰因素。”并念正法口诀。这几天他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正念，注意力高度集中，意志坚定。”

我一次机会吧！以后我会把握住自己的心性，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坚定正念，信师信法，直至圆满。

读《正确认识各种类似“消病业”的状态》有感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对于 2006 年 11 月 16 日《明慧周刊》的一篇文章《正确认识各种类似“消病业”的状态》，看了这篇文章，我感受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到了正法的最后时刻，仍有这类事情的发生，心里感觉很沉重，我身旁正好出现过此类事情。起初，我并未认识到它的发生是多么的严重，只是单纯的把它看作是消业。但是在几天前，我却亲身体会到了“一念之差”带来的后果。

有一天早晨，我突然感觉四肢无力，在卫生间动弹不得，当时发正念铲除一切邪恶因素，邪恶旧势力无权考验我。但是我却没有半点起色，反而感觉越来越严重。这时，我又请师尊加持，我把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交给法。紧接着大脑一片空白，失去了知觉。

当我清醒之后，女儿跪在地上抱着我，我已经不知道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女儿扶起我，帮我脱下外衣、抱我上床，我因过度疲劳而睡过去。当我一觉醒来，女儿已经上学去了，我没有多想就去上班了。在班上的一整天，我的精神和气色反而比平时更好，好象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同事都感到大法的神奇。

晚上女儿回家，提及早上发生的事情，她说：“妈妈早上真的吓坏我了，可一瞬间我想起了师父，想起我们是修炼人，师父一定会保护我们的，这也是对我亲情方面的考验啊！”

我想，只要信师、信法，任何邪恶因素都会在刹那间被摧毁，经过这一关后，我真的感觉到这一念的重要性，这更加坚定了我的修炼之路。正法走到今天，怎么还会出现这种事情？如果你真是怕给大法带来不良影响，如果你真想随师正法救度众生，就不会对师、对法有一点不信任 and 抱怨，如果你真心的把一切交给师父、交给大法，我想，邪恶一定会被解体的。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常人念“法轮大法好”师父都会管他，更何况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呢？

想到这些，当下抓起电话，想让同修过来帮我发正念，但随即又否定了要同修帮我的想法。师父经常在讲法中要求我们遇事要向内找，向外求什么也得不到。我似乎明白过来，心里不住的念叨：“朝闻道，夕可死”（《精進要旨》）。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挺住，一定要过关。于是我开始发正念，清除旧势力的干扰和迫害，并在给师父敬香时向师父表示：如果是我的业力，我一定承受，如果是旧势力给我造成的磨难我坚决否认。

我开始从心性上找原因。意识到跟同事夸口从不感冒的心态不对，带有一种常人的显示心、欢喜心，这也是旧势力钻空子的原因之一。再就是元旦前一天发生在母亲家针对自己心性来的突发事件，自己没有把握好，忘了自己是炼功人，守不住心性，没有做到忍、做到善，动了常人之心、常人之气。事情是这样的，元旦前我到母亲家，得知弟妹要占用母亲的房子开麻将馆，心里很不痛快，但是母亲已答应腾房子，自己也没说什么，只是不情愿他们这样做。因为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说，开麻将馆总有参与赌的性质，是在做不好的事。不料弟妹开麻将馆心切，竟让母亲到我家去住，我一下来气了，冲她就数落开了，你太自私了，光为你自己着想，大冬天把老人折腾病了谁管呢？母亲去哪住轮不到你决定。我一边数落一边暗自生气，当时就没明白过来，“做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精進要旨》）可我当时确实没有守住心性，意识不到过关，整个状态都陷在常人的情理之中了。不仅如此到单位和同事说，回到家里和丈夫说，姐妹妹打来电话依然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心里就是愤愤不平，不住的埋怨弟媳的自私。整个人不在修炼状态上，完完全全是一个常人的表现。

平常自己一向认为悟性好，心性高，做事有分寸，岂不知关键时刻却守不住心性，没有体现出一个修炼人的慈悲善念来，这还不修炼的同事、家人怎么想，怎么看呢？还有更可怕的一念是我一直认为弟妹自私，做事不考虑别人，平时很少和她来往，话都不跟她多说，别说她跟她讲真相了，心想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早点淘汰掉算了。作为一个修炼人多么不善，多么危险的一念啊，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看作是可救度的有缘人。通过这件事情反映出我修炼上的差距，痛定思痛，我悟到自己没有做好，给旧势力找到迫害的借口，象我这样还想修成佛？我仿佛听到了旧势力的嘲笑。我彻底的醒悟了，师父您给

农历 12 月 23 日过小年这天，我不修炼的儿子、儿媳和孙女全都回来了。当听到他老爸这段受伤的经过后，都感到十分惊喜，认为大法太神奇了。临走时带走了一些大法真相资料，准备回去再好好看看。

有同修敦促我，让我写出这段破除邪邪恶迫害的经过，今天写出来给那些过病业关的同修做一个参考吧！

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放下常人心才能过好病业关

文 / 台湾大法学员

以下是我一周来过病业关的经验，提供给过病业关有怕心的学员做参考。

星期一晚餐后，右后腰痛到不行，坐立难安、动静皆痛。心想这病业关来的急，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在师父法像前，跪求师父指点，刚好翻到《转法轮》第八讲“辟谷”，“有些气功师就是胡来，谁愿意给他收拾这些破烂事。”猛然一醒，心中大叫：是啊！这业力不都是自己造成的，自己求来的，尽管自己在迷中并不清楚，但是晚得自己消啊。后来实在痛的不行，突然，吐意涌上心头，于是中、晚餐所有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嘴巴因胆汁而感觉苦涩，但腰痛却好了。这时候意识到是尿路结石了，以前要是这种情况，因为怕苦怕痛，意志畏缩，最后都上医院解决苦痛，尤其一年半前的尿路结石（那时我已经修炼），也因为受不了苦，上医院解决苦痛。

果不其然，接下来的两天，小便时膀胱有刺痛感，肌肉会不自觉的收缩，直到星期三晚，因为喉咙肿痛，为了暂时舒服，多喝了一些水，也因为不舒服，就躺着小睡一下，虽然知道自己是个修炼人，但是在病业的包围下，搞的主意识不清。后来因尿意而醒过来，自然而然就到厕所，小便刚开始时，结石就卡在尿道出口前，而我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者，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奋力尿出，结果尿出一颗黄豆大的结石，人也随着轻松起来，真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明快。心中感谢大法法理指导我过了这难熬三天，让我知道自己的业力就得自己还、自己消。同时了解到修炼者在信大法与不信大法之间，修炼的路就不同了。痛悔以前在病业关用常人心对待，结果走了弯路，给自

已造成极大的损失。

但病业关还没完，星期四晚，喉咙痛转为开始流鼻水不停，心想又不太妙，按照我过去流鼻水的经验，我会整个鼻腔发炎，然后好几天流鼻水、眼泪，根本无法做任何事，就是吃了药也要难过好几天。但我过去常常是会以任何借口（包括做证实法的事）安慰自己，然后去吃药缓解痛苦（现在想起来，以前自己是在用常人心去对待修炼，用常人心去做大法的事，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但这一次因为自行排出尿路结石，让我修炼的信心大增，决定不吃药了，横下心来过关。

但没想到病业来的还真猛，星期五早上上班，病魔就强烈发作，病业再一次强烈袭击鼻腔，鼻水、泪水直流。估计整天上班时间内，用了两百多张卫生纸擦拭，眼睛、鼻子与嘴巴通红。还好学校快要段考，课业进度也上完，我的三节课可以请学生小考或自修，其它时间则呆在办公室内闭目养神直到下班。学校的同事纷纷过来关心，并说要不要看医生，我则苦笑说：一切都在掌控中。其实很难跟他们说清楚消业、还业的真相，说高了还容易被曲解为头烧坏了。同时虽然鼻腔严重烧热，我感觉自己意识清楚，一点也没有被病魔吓倒。就这样撑到了下班。

终于下班了，可是流鼻水没有减缓的现象，于是赶快回家炼功、听师父讲法（眼睛张开就流眼泪，无法看书），但效果不如预期，似乎抱着有求之心，效果不如预期。心想明天要参加声援九百万勇士退出共产党的游行，看样子是无法成行，于是跟该游行的负责人联络说明天不能参加，请她自行想办法找人代，而我则有失落感，想想自己真是对不起师父的救度，但转念一想，我也不想再用常人心对待修炼了。

到了晚上七点多，就无奈的去睡觉，八点多，亲戚打电话来，我迷迷糊糊的回了一些话，好象都有些不对话，感觉这种状态是不行的。于是静下心来，很快想起今年二月六日，在香港高等法院前静坐抗议时，整天发正念的经验，一套动功接着一发正念循环的方法，没想到第三次发正念后病魔就退去，精神也好了起来。心中再次感谢师父助我过关，并体悟到发正念的威力展现是因为自己的心性到位才起作用的。

个人心性层次有限，若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在病业关中找到该修去的人心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元旦前两天，办公室的三位同事全部发烧、嗓子痛，表现出重感冒的症状，有的吃药，有的输液。我笑着对其中的两位说：“看我从来感冒，也不用吃药”。谁知第二天我的嗓子就发干，发痒，并有异物感。我真没当回事，心想过一天就好了。

可没想到，元旦这天病魔一下降临在我身上。早晨起来感觉异常的难受，身体象面条一样的软，头痛的厉害，眼睛不停的跳动，学法看不了，眼泪鼻涕直流。炼功时舌抵上腭根本不能，稍一闭嘴无法呼吸，炼功只能停下。我意识到这是病业来了，无论如何我要战胜它。晚上我看师父的大连讲法光盘，一次看两盘，坐不住我就靠在被子上看，感觉好点就盘起双腿。听师父的讲法时，感觉难受的症状就轻一些，别的时间就无精打采，疼痛难忍。家人看我这样，不停的劝我上医院，我坚持不去。师父告诉我们：“也就是说人的医疗方法，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因为人的医疗方法只是解决表面，却消不了业。（《法轮佛法》一在欧洲法会上讲法）。我意识到这是病业的反映，是我必须要过的关。尽管不停的咳嗽，从四日起我恢复炼功，打坐时咳嗽趋于平静，可随着动作的起伏，咳嗽不停的加剧，我也没再停下来，我相信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

五天之后，病业反映却越来越重，咳嗽一天比一天剧烈，晚上无法入睡。脸胀的通红，发热。一次连续咳嗽之后，差点没喘上气来，情急之下，眼泪一下流出来。“师父呀，我一直信师父信法，怎么越来越厉害了呀？”我担心自己坚持不住了，甚至产生了明天起来就上医院的念头。

虽然晚上折腾了一宿，早上并没有上医院。而是开始思考，是否不光是病业的反映？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呢？自己哪里做的不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用这种迫害方式干扰我修炼！“做为弟子，当魔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已过关了。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它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精进要旨》）。

大约三四点就感到右耳膜直通右边后半部大脑开始阵阵发痛，能把我痛醒。早上起床右耳和右半部大脑就开始一阵阵的痛，基本上是十秒钟一阵痛，当然脑袋和耳朵痛起来肯定难受啊。那我就想了，修炼的人是没有病的，怎么还会痛呢？觉的很奇怪啊这个事。我想还是要以法为师啊，我当时是这样悟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以前自己不争气，头脑形成的各种不好的坏物质，现在要赶上正法进程，肯定要把坏物质消下去啊，那该是自己承受的，如果又是师父允许的，那我就承受，并且把这次痛苦当作好事，而且不要去管会花多少天啊，多少时间这个头痛才会消失。

第二种，就是旧势力黑手的干扰，因为我想起那天晚上的台风啊，来的非常蹊跷，极其不正常，很可能就是旧势力的那些黑手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名来干扰和迫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绝对不能接受和承受，要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和干扰。也有可能两种情况同时存在，我想师父也在看我在根本上对法是否坚定。因为，有时看问题，看别人过关，别人的事迹，总归是发生在别人身上，自己还是缺少切身的体会，今天这个痛发生在我自己的脑袋上了，自己切切实实感受到了这个魔难（实际回头想来，也是小小不言的魔难），那就看我自己如何对待了。

想明白了这些道理，那就好办了，我是这样想的：要是是师父同意的该由我来承受的我自己的业力，我理当承受过去；如果是旧势力一伙搞的迫害，我决不接受和承受，让坏东西还还给旧势力那一伙自己去。如果要真是旧势力搞的，我还笑话旧势力那一伙，就想用这种低能的手段来动摇我修炼大法的心？！这种手段对常人或有很重常人心心的修炼人可能会有效，但是对真修的人来讲，根本就是笑话。当时就悟到这一层，反正接着该干嘛干嘛，有一点就是炼功时几乎不痛，只是在下蹲时痛了一下而已。这就让我更明白了，这次头痛不是偶然发生的，从根本上讲就是考验。还想了，师父在书中曾举过一个人好象得了脑血栓症状的那个故事，其实法理师父是早就讲过了。

最后，这个头痛带右耳膜痛，到了第二天，好了一些，不是那么快频率发生了，但还是痛。到了第三天，好象没啥痛了。到了第四天，痛不知道哪里去了。其实，我也没有想会多少天能过关，想不到最后那么快就过去了这一关。看来一切都是由心性决定的呀。

这一次的经验真是难得，体悟到唯有放下常人心，用正念对待修炼，才是真修者所为。同时让我体会到，过去用常人心对待修炼是不行的，如果因为一时怕心又走了常人过关的方式，那么这关肯定下次还会再来，也会完没了的干扰。今后我要精进修法，以真修者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把自己的言行、意念与大法对照，并在过关中提高悟性，也才足以证实法，不负师父救度之恩。

星期六到了，联络人惊讶于我出现在集合点上，我的心中非常愉快，因为我可以堂堂正正的参加声援九百万勇士退出共产党的游行

了。

个人体悟，层次有限，请慈悲指正。

与病魔中没走出来的同修交流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我是九七年得法的弟子，和许多同修一样，是因为有病才走入修炼中来的。修炼之前我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不能走路，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本人也很痛苦。修炼后，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一个人从我病灶部位抽丝，一根一根的抽，有红的、绿的、黄的……（因为做常人时不懂，为了治病，什么狐黄白柳都去拜，结果病没治好还招来脏东西）。我悟到这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呢！很快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当时很感谢师父，更加珍惜这部大法。那时学法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家在那一片就成立了一个炼功点，我担任义务辅导工作。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在铺天盖地的邪恶迫害下，离开我炼功的家乡。由于学法不深，常人心很重，不能在法上认识法，稀里糊涂的写了所谓的不修炼的“保证书”。在以后的日子里，虽然还认为自己是炼功人，书也在看，炼功有一搭没一搭的。这一迷糊就是五年过去了。二零零四年，在师父的安排下，我遇到一位同修，经过切磋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和正法修炼脱节了，远远的落在后面了。同修告诉我，师父让发正念呢。当我看到了师父在《复活节讲法》时，我猛然惊醒了，当时我泪流满面，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啊！没有完成历史赋予我的神圣使命，没带好一帮人，对不起众生啊！

悟到这里，我赶紧学法，同时声明从新走入修炼中来。那段时

间，我把师父在“七·二零”后所有的讲法全部看了一遍。当时真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学法更重要。能重新走入到大法修炼中来，那种心情没法形容。那段日子我除了学法还是学法，几乎连吃饭睡觉上厕所都顾不上。

刚回到修炼中来没多长时间，我的身体就出现严重病业状态，腿疼的不行，不能行走，坐着都疼，疼的直掉泪。炼静功时请师父加持才能把腿盘上。当时正值冬天，我们那个地区有位同修被抓，她丈夫给她送棉衣时被当地派出所恶警活活打死，恶人们想给一部份钱低调处理，被同修严词拒绝。邪恶恼羞成怒，不许同修上诉。在这种上告无门的情况下，我们悟到：大法弟子的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决不允许邪恶这样猖狂，更不允许邪恶对法的迫害，我们准备把这件事揭露出来，震慑邪恶。

我地同修形成一个整体，印出传单发送。由于当时人手少，有一部份同修还未走出来。怎么办？我腿疼的又不能走。我又一想：“我是师父的弟子啊！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是师父赋予我无比神圣的使命，光荣的称号——大法徒。我要肩负起这个重任，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我这不是病，我要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清除邪恶。所以我必须走出来。

我想到这里，咬咬牙，“走！今天我爬也要爬出去贴传单。”不顾家里人极力反对，毅然和同修出去了。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北方的天气非常冷，我强忍着疼痛和同修出了门。贴传单时，用刷子刷浆糊，没贴就冻上了。当时我急了，心想：这手是干什么的？把刷子一扔，用手抹浆糊往墙上抹，同修在后面啪啪往上贴，同时发正念。当时只顾贴传单，一点都没在意那条腿还痛不痛。不知不觉中，真相贴完了，腿也不疼了，手贴满浆糊不冷反而热乎乎的。

回家的路上，看着一胳膊的浆糊，我和同修都笑了。这一次让同修、家人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此以后，家人再也没阻挡我出去做证实法的事了。这次用正念证实了大法。

还有一件事，我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起初对电脑一窍不通，但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上网下载文件及简单的打印工作。一切智慧源于大法。学好法就没有做不到的。前段时

有了正念，正行要跟上。“病业”一来就心烦，时间稍长一些就任务式的做着三件事，造成长期不在法上。举一例：今年元月我过一大关。上三楼中间要休息，更别说拿什么东西了，头痛的要爆炸，下身出血，鼻腔完全堵塞，腰痛的要断掉，还想过死了也比这好受（马上否定了这念头）。无法学法只能听法。当时我带孩子在父母（同修）家住，我们每天一起学法炼功，目地只有一个：让我尽快好起来。我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忽然有一天我悟到：邪恶迫害我一个，使三个大法弟子都为此而忙碌把救度众生的事放到了一边。这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了么？我们立刻切磋决定：我回家！我是大法弟子！无所不能！常人的生活内容我没问题！三人必须马上恢复做三件事。就这样我带着孩子回家了。师父又一次慈悲的化解了我的魔难，大法又一次展现了他的神奇，只有一天我就恢复了正常。

同修你想过吗？你住院了甚至去了，因为你是大法弟子，师尊会给你最好的。可是知道你的情况的常人、甚至一些大法弟子，他们会怎么想，会不会有一些世人因此而没能得救？在一些学法不深的同修中会不会引起波动？同修啊！让我们正念快强起来吧！别失去这万古机缘。为了我们的史前大愿！精進吧！

从一次飓风、头痛和过关悟到的

文 / 上海大法弟子

五月的一天晚上十二点我发完正念以后，大概是十二点十分不到一点，我想继续念完《转法轮》第一讲最后一个标题“法轮大法的特点”之后就去睡了。刚念了不久，那时是十二点十五分刚过，原本窗外连一丝风都没有的天气，突然从北面刮来一股非常强大的风，我在上海几十年都没有看到过如此奇怪和突然且强大的风力，那个强风似乎要把玻璃窗吹破，冲进屋子一般，后来第二天新闻里说晚上出现的叫作“飓风”（音：biao 这个在网上可查到），马路上的树有的也被刮断。当时在念大法书第一讲的最后一个标题的内容，看似不多，但在窗外狂风暴雨之下，感觉费了好久才念完。其过程中，心里有隐隐的害怕，但是只要一有怕心出来，我就告诉自己，不要怕，怕心不是我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它，去掉怕心。

学法结束之后，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之时，觉的窗外一阵阵闪电，

近来接二连三听到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大法弟子出现“病业”住院的情况。我为他们着急，好多都是“七·二零”以前的老弟子，风风雨雨十几年了。没有丝毫埋怨的意思，我们也都有过艰难的时候。（我是“七·二零”以后得法）虽然我们素不相识，有的远隔千里，但我觉的这是我们整体的事情，所以想就此问题与同修们切磋。希望他们能从我们的切磋中得到启发。

首先谈谈为什么会会出现“病业”。现在出现“病业”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消业过关；二是有漏被迫害。当病业反复出现时往往同修就容易产生抱怨心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认为能搞清楚更好，搞不清楚就不要过多的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怎么对待呢？我建议三点：

一、坚定正念

当“病业”来时是否真的信师信法。老同修《转法轮》少说也看过几百遍了，“病业”来时往往情绪低落，学法不能入心。但是静静的回忆师尊的讲法还是不难的。关于“病业”师尊的讲法很多的。当有针对性的回忆师尊的讲法时，正念很快会强起来的。“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洛杉矶市讲法》）同修是不愿“辜负”亲人的好意而随常人安排去了？还是真的害怕失去这个肉身。难道忘了只有正念正行才能保住肉身，而去找常人看病结果会是一无所有的。我有一亲戚同修，今年六十九岁，几个月前“突然”出现半身不遂，家人让他去医院，他坚定正念没有去，时间不长就好了。

二、无条件的向内找

当“病业”来时就是心性需要提高了。当执著心找到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真修弟子都是有亲身体会的。前段时间我过“病业”关有一个月，找到一些执著心后大有好转可没有彻底好。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我默默的求了师父，很快我做了一梦：梦见单位跑步比赛，我跑了最后一名是因为我穿着高跟鞋。我一下悟到有邪恶，是正念没发好。（鞋和邪同音）我连续三天正点尽量发正念（除正常休息），三天不到一切正常。只要我们有一颗真心要好好的心，师父一定会点化的，不一定都是在梦中，但是自己要悟，生活中某人的一句话，一件小事都可能是点化。自修炼一开始就没有偶然的事。

三、正行

间一直和我单线联系的同修被抓了，吓的我也不敢做了。这充份暴露出修炼中的不足与存在的安全隐患。那段时间我很消沉，打不起精神来。当静心学法时，我悟到：别人不修了，难道我也不修了吗？我给谁修的呢？我只有一个师父一部法，这回再也不能糊涂了。就听师父的话，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决不能消沉自己，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干扰。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其实，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有英雄模范人物做榜样，那是常人中的榜样。你要想当一个修炼者，全凭你自己那颗心去修，全凭你自己去悟，没有榜样。好在大法我们今天讲出来了，过去你想修，还没人讲呢。这样你遵照大法去做可能做的再好一些，能不能修，不能行，突破到哪个层次，全看你自己了。”师父的法讲的这么明了，我更要勇猛精进，放下常人心，多学法，强大自己的正念，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

念不正所出现的病业现象

文 / 台湾大法弟子

今天我身体出现头沉、头重的不适现象，心情有点烦躁，和先生也有点矛盾。我发觉状况不对劲了，持续出现这个现象一定是自己心性上有漏，该向内找了。

查找原因，我今天动了一念，今后不再写修炼心得，原因是我已经写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向内找的文章也写了很多，最近让我执著的事也少，反倒是经常写一些自己做的好的地方，我开始怀疑这样是不是在证实自己。然而我觉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太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之前我引导得法的几位新学员都各自出现不同的状况，遇到矛盾不懂的向内找，一遇到过关矛盾就指向别人的不是，有时候我也会受到牵连。想到这里我不自觉的出现想要保护自己的心态：随他们去吧，他们能认识多高就认识多高，内心就是不想要再理他们。另外，我还发现有些同修变的很冷漠，不太想与人打交道，感觉人与人之间缺少了关怀。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些不正的思想念头：我只想把自己手上讲真相的项目做好，牵扯到与他人有关的我都不想

管。我还觉的这样悟是对的，我认为没有矛盾及干扰，讲真相才能更专心，才能救度更多的人。现在我知道为什么自己一直出现头疼的现状了，一个只想保护自己不想为他人负责的人怎么能救度得了他人呢？不想要有矛盾，没有提高心性的环境这是修炼吗？没有在实际的考验过关中，怎么知道自己修的扎不扎实呢？当我写完这篇文章后，头已经不疼了，诚如《洪吟（二）》中所说的“念一正 恶就垮”。

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共勉。

老年同修被病业夺走生命的一点启悟

文 / 长春大法弟子

最近一两个月以来，有几名老年大法弟子相继过世，有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岁的。这也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一种方式。

以五十三岁的大法弟子甲为例。她的身体一直很好，五口人家的家务活都是她一人承担，还带一个近两周岁的孙子，白天很少睡觉，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但是在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她感到很累，精疲力竭，到六月三十日就离世了。

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因为走上修炼之路，师父才给你净化身体，有了一个好身体，并不是让你过常人的生活，过常人的日子。作为大法弟子，一思一念都要在法上严格要求自己，远离修炼人的标准，就会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同修甲在生死关头都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倒下的一刻不是想到求救师父，而是喊“妈呀”。

在这位同修去世的前五天，有同修去看望她，也以为是她干活累的，没有从一个修炼人的角度上帮她悟到是不是已经长时间心不在法上了，被常人的家务所缠，对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放松了，没有意识到帮她找到问题所在，应该建议和帮助同修正念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清除迫害自己身体的黑手烂鬼。

作为旁观的同修一定要严肃对待修炼中的任何事情，不要用常人心和常人的推理去对待，因为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本着对同修负责，对法负责的态度，及时帮助同修查找不足，即使同修当时不接受，或没认识到，那我们也要为她发正念，加持她向

水都不行。我知道这是旧势力在钻我的空子迫害我，我边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边查找我心性不足的地方，但当时没有彻底否定，即使有漏也不允许迫害。第二天高烧不退。到了第三天，我就觉的痛苦的不行。因为旧势力它想迫害死你，肯定让你产生难受的不想活的念头，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我立即意识到不对劲，我不能死。这时，旧势力马上迫不及待的对我说：你死定了。我立即否定它。我说我不能死，我一定能活过来！旧势力继续说：你死定了。这句话连续说四次，我立即否定它四句（那真是正与邪的较量）当时我要不立即否定它或默认，那就完了。我想，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徒，大法赋予我的历史使命还没完成，绝不允许旧势力抓住心性有漏的地方，找借口迫害我，你们还不配，并请师父加持。到了第四天身体逐渐好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第五天身体恢复正常。

闯过了这次生死大关后，我从中联想到一个问题，有许多大法同修被旧势力操控恶警迫害的非常严重，被保外就医放回家很多并没有马上离世。有的过几个月，半年的一年的甚至还有过几年后才离世的，他们虽然被放回家，可旧势力仍没放松对他们的迫害，它们就是让你产生难受的、痛苦的不想活的念头，然后以此为借口把你迫害死。如果能想到一点——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决不允许邪恶旧势力迫害我，你们不配迫害我，并请师尊加持。正念一出，旧势力它还敢迫害吗？如果它还敢迫害，我们的师父也不干哪！

我们是与师父在史前签约，发愿随师正法，救度众生来到凡间，一定要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但是，也许和旧势力在不同层次也签了约。不论和旧势力签了什么约，我现在在师尊面前，在宇宙众神面前郑重声明，在历史上和旧势力签的任何约一律作废！坚决走师尊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修好自己，做好师尊要求做好的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现阶段个人所悟，望同修引以为戒并慈悲指正。

我在现阶段对如何对待“病业”的认识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时机他不但接受反而说：你们怎么学的法，你们的正念哪去了？我认为同修在说这话的本身就没有正念，不向内找，没有替同修的安全着想，反而利用了党文化中的回避自己的问题而反问别人的党文化的思维方式。

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又悟到了对“九评”的排斥就是对共产党的认同，就是在自己空间场内给邪灵提供了温床，你没求它可你的思想符合了它，它就利用你这不正的一念干扰你。在我们的头脑中存留共产邪教的任何东西都是很危险的，因为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

我们地区有这样一位学员至今还说一些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的话，被邪灵控制着在学员中散布邪悟的话，说什么：你们都起诉江泽民，都发正念铲除它，你们怎么不忍呢等等一些毫无理智的话。我们有多少好同修被邪党杀害，还有很多无辜的世人被恶党谎言毒害，沦落在生死的边缘。师父让我们广传九评揭露邪恶，救度被恶党毒害的众生，解救陷入魔窟的同修，你能说我们不善吗？

这次的经历使我还明白了，我以前为什么争斗心那么难去，不让人说的毛病老也改不了，别人一说我，我就总是有理由，不说出来就堵的慌，觉的自己有理就要讲，其实都是党文化中“斗”的因素在作怪。邪党不就是听不得不同意见吗？我还发现有的同修相互之间不信任，凭着想象猜疑别人，从而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这也是党文化中“怀疑一切”的因素在起作用。如果我们不认清什么是党文化，就无法摆脱自己身上党文化的阴影。希望有和我的情况一样的同修一定要以我的教训为戒，别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使我们能更好的不受干扰的做好三件事，才不负众生所盼。

层次有限，有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真正一思一念否定旧势力 就能闯过生死关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万世缘

前些日子，我凭着对师对法的正信，一思一念否定旧势力，闯过了生死大关。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天晚上十点钟发正念，我刚刚发正念十分钟后，突然感到身体不舒服，马上起身到卫生间后，上吐下泻，口渴

内找，让她及时从法上提高。

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时刻，任何一位同修不管以哪种方式失去人身，对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都是一种损失。我们要时刻保持正念，不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真正做到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就极少数学员出现长期病业现象与本地同修切磋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自二零零一年以来，本地城乡极少数学员就出现了长期病业现象，症状有轻有重。时间拖的最长的达三年之久，最短的也在半年以上。进入二零零七年以来，学员中长期病业现象呈现增多趋势。目前，本地城乡有数名学员处于长期病业状态，境况非常危险。对于这种状态的学员，本地同修曾多次组织集体发正念帮助他们，并多次次的同他们进行学法交流，甚至在其家中成立学法小组，但未见明显效果。眼看着他们在痛苦的煎熬中一天天消瘦下去，同修们都很着急，也很无奈，不知症结在哪里。笔者就此现象谈谈个人看法，目地是与本地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极少数学员为什么出现长期病业现象？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是旧势力安排的因素，过关中稍有疏忽便被其钻空子，导致病业反应；一旦出现病业后，由于本人正念不足，心性关长期过不去便造成长期病业状态；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放不下治病的心，尤其是当病业呈现危重状态时。

师父说：“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个病业的反应是过关，表现上一定是病业的状态，绝不会是神得病的反应。那你要用正念去对待，因为你是修炼人，所以那绝对不是真病，可是表现出来又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洛杉矶市讲法》）

我个人从法中悟到：极少数学员之所以出现长期病业状态，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放不下治病的心。这样的学员虽然证实法的事做了很多，甚至在当地学员中享有很高声誉，但由于此心不放，病业加大时就很难闯过去。人和神只是一念之差，可这一念之差却会产生不同的后果。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几天前突然左眼充血，我马上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同时向内找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几天过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厉害了，开始只是红，不痛也不痒，后来出现难受、视力下降、流泪现象。看来邪恶来势很凶，于是我加强了发正念的密度。

仔细想想自己这段时间总是很忙，三件事虽然在做，但不是很顺利。拿起书来就有事，不是老人的事就是孩子的事。到了晚上想看书又困的坚持不住，发正念手也立不住。

自己没能清醒的认识到这旧势力的迫害，让邪恶有了落脚的地方，使我的左眼红了十多天，特别是我面对常人时经常会有人说：“哎呀！你的眼睛怎么红了，快用点药吧。”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唉！都怪自己不争气，在常人面前造成很坏的影响。

师尊叮嘱我们“越最后越精进”，而我却出现这个状态实在是不应该。于是马上调整心态振作起来，正念更强的找自己的不足。

我想起自己对解体党文化思想没重视，给共产邪灵保留了一席之地。悟到这些后，我马上利用三天的时间听了一遍解体党文化的录音，听完后我的眼睛就基本恢复正常了。在这三天中我认清了许多党文化的东西和共产邪教的邪恶之处，认清了自身还存在着哪些党文化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明白了邪党恶毒斩断我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把邪党文化强加于中国人的头脑中。

想到周围还有很多同修没能认识到清除党文化的重要性，有的同修至今还不能接受“九评”，不愿看《解体党文化》，真想和这些同修交流一下，于是便有了写这篇文章的打算。

党文化直接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现在的中国人已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比如我有时在一些小事上放松自己，用假话开玩笑糊弄别人。再比如我和丈夫在工作中是同行，又同修大法，有的同修说我俩“志同道合”，当时我自己内心也认可；有时还说“领导”、“团结”等这些党文化中的党话；还有些党话虽然平时不说，但只要这些话在我们头脑中存留并且没能认清，就做不到彻底摆脱党文化。有的同修当别人给他提出与同修接触不应该带手

本地有个中年女学员，二零零三年突然感到胃象刀割一样疼痛难忍，病业来势很猛。此时她想起师父讲的“朝闻道，夕可死”的法，把心一横：我都得了法了，我还怕什么呢？一切交给师父安排，我就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她照常学法、炼功，不知不觉胃痛就消失了。

从另外一方面看：极少数学员出现的长期病业状态往往与当地学员的整体修炼状态有关；他们的状态会对当地不精进的学员产生消极影响，而当地学员对他们动什么念又会影响到他们。

师父说：“以前经常有学员说，在我们炼功点，这个人表现的太好了，他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我告诉大家，千万不能够这样干，也千万不能这样想，修炼的人不能学人，要以法为师啊！（鼓掌）你们一旦要这样做、这样去想的时候，就会出现两种问题：一个是很可能你会把那个学员弄上绝路上去，旧势力很可能让他出问题甚至早走，从而考验其他学员：你们都看他，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学不学了、修不修了？在这种情况下还真的就有人这样想了：他都不行了我还能行吗？动摇了。那这不是旧势力钻空子了呢？连我这个当师父的都没话说！那旧势力会说，你看看，这考验结果怎么样？我们做对了。所以正念不强时人心就会浮动，千万要注意！要以法为师，你不能看哪个人修的怎么样就因此而学人不学法。”（《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上讲法》）

本地就出现过师父讲法中说的那种情况：有个年轻女学员，因眼睛长期疼痛而动了去医院的念，周围的同修劝阻她，她说：你看某某修的多好，他都打点滴，我到医院看看眼睛算什么？试想，如果当地学员都象这个年轻女学员一样，知道某某打了点滴而产生人心浮动，那就会无意中给旧势力迫害某某提供了借口，从而加大某某的魔难。

当我们听到极少数学员处在长期病业状态的消息时，应该动正念、神念，从法上认清同修得的不是病，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要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加持受迫害同修正念闯关。同时都要向内找：看自己是否有长期放不下的人心，特别是执著治病的心还没有放下；看看自己最近的每一关、每一难过的如何，心性在每次过关中是否得到提高。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那对同修尽快摆脱病魔的长期迫害是十分有利的。

没有正念，还说自己是“病业”、“业力”、“消业”，“消业”，“还业”，这不是他自己抓住这些东西不放吗，不是他自己求的、自己想要的吗？我给他强加这些不正是按宇宙的理做的吗？所以就出现种种不正确状态，甚至生命危险。有的学员就糊涂了：我也发正念了，我也否定这种迫害了，为什么这种状态还存在？为什么发正念也不起多大作用？甚至有人想师父为什么不管我？护法神为什么不帮我？

“你想要的谁都不管”（《转法轮》），这是这个宇宙的原理。当我们提高上来了，师父和护法神什么都能给我们做，因为谁也代替不了我们自身的修炼。所以从更高的标准来看，“病”、“病业”、“业力”、“消业”、“还业”这些念头本身都是对邪恶迫害的承认，都是观念造成的执着，都是邪恶迫害之前强加的物质，都是邪恶玩的障眼法，都是修炼大法应该清除的物质。作为修炼人应清醒的认识，旧势力和邪恶黑手的迫害和常人的病及修炼中的消业没有任何关系。迫害就是迫害。平时邪恶躲起来，我还找不到，现在自动送上门来，正好发正念彻底清除它。

二，迫害的形式多种多样，在现阶段，邪恶直接对大法弟子的绑架都能引起同修的重视，采取打电话、发信、发传单、张贴等形式揭露恶人恶行，同时整体配合发正念营救同修等做的很好，但当出现上述种种不正确状态来迫害同修时，很多同修就不太关心，显的消极、麻木、甚至把它认为是同修个人的事，或者说同修正念不强，或者说同修念不够纯正，或者说同修不够精进，三件事做的不好等等造成的，即使帮同修发正念，没有很快见效就放弃了，或没有把同修受迫害的事告诉更多同修共同发正念，造成同修受迫害的时间加长或一再反复出现。

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的一个粒子，对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任何形势的迫害都是针对整体的迫害。每次迫害出现时，邪恶都通过迫害同修来破坏整体。如果同修都能认识到迫害同修就是迫害我们自己，人人都去告诉身边的同修协同当事同修在法理上共同提高上来，共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邪恶，当所有同修形成一个圆容不破的整体之时，一切邪恶必然会被彻底解体和灭尽。

从本地情况来看，有些遭受长期病痛折磨的学员因时间拖的过长，心理及身体承受能力有限，亲友软硬兼施的逼迫下（受旧势力操控）去了医院。这只能算做是他们修炼过程中的一个状态，以后做好就是了。本人不要因此背上包袱，形成新的执著。

这里，有个问题必须在法上认识清楚，就是极个别学员去了医院后病业症状有所缓解（病业推回去了），本人及周围一些学法不深的学员就误认为是医院给治好了病，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旧势力有意制造的用以瓦解当地大法学员对师对法正信的一个假相。如果有人长期陷在这个假相中跳不出来，那就是个常人了。

师父说：“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这是法理。可是往往表现出来你真的是没有那么强的正念、把握不好的时候，那你就去好了。心里不稳本身就达不到标准，拉长时间也不会发生变化。为面子坚持更是执著加执著。这时只有两种选择，或是去医院放弃过关，或是把心一放到底象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悔、去留由师父安排，能做到这一点就是神。”（《洛杉矶市讲法》）

写给还在病业魔难中的同修

文 / 大陆农村大法弟子

我地近年来出现多个同修处于病业之中，其原因从修炼开始根本本着没放下。执著圆满，执著身体好，在讲真相中，全是讲自己所做的一切，没能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一个为自己的生命就是自私，旧势力黑手烂鬼就会从中迫害。我接触过多个同修（包括城市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她）们的主意识不清，被外来信息干扰很严重，有时顺从，有时自己也不想明白，究其原因，是法理不清。

普遍的问题是，有自高自大的心理，妒嫉心，争斗心很强。谁也不准说，谁说了就找谁的不足，造成无法交流的状态，同修远离之，这过程中有我们应该修的，也希望接触过他们的同修找一找自己，我们尽心了吗？但是，这些心不去，能圆满吗？想成为一个新宇宙的神这些心必须得去掉，否则，决不会圆满的。有的人认为看一遍《转法轮》就能提高一个层次，看一遍上一层楼，都成了执着心了（我不是说不看）。带着这样的人心能看到法理吗？能得到提高吗？你看法是

为了自己圆满。师父讲过：“带着执著而学法不是真修。”（《走向圆满》）“任何人都不能带着常人的执著圆满”（《法轮佛法（在美国西部法会上讲法）》）。执著圆满能够圆满吗？新宇宙的生命是无私的，我们做到了吗？对的起师父吗？我这里不是指责，只想让同修尽快从病业中走出来。

这样的同修在病业中长达两年之久，最短的也有几个月了，这样的事在农村影响太大了，家喻户晓，起到的作用可想而知。起到了比邪恶干不了的事还坏，不是说同修不好，只是想让同修走出病业关，突破自己的魔障。同修病业的状态就是普遍认为自己业力大，承认还业、承受等。还有在病业中的，以天目为师，看见什么信什么，告诉怎么做就怎么做，把法放在一边。我觉的这样的后果很可怕。在这里只想和在病业中的同修说几句，你所承认的业力，执着身体如何，又被天目干扰。那不都是放不下自己吗？所谓的学法，炼功为的是上层次，身体好。这样的人心简直是和法对着干，不是在法中修，而是要让法为你的观念开“绿灯”。符合观念的接受，不符合的全部排斥，这样的修炼，整个人被业力控制着，所以老是被业力和外来信息干扰。要想真正突破自己的魔障，只有看住自己的一思一念，必须放下身体的状态。只有真正的舍掉自我，放弃强大的自私心理，才能走出病业“关”。

我和同修讲个故事，有个女同修在魔难中，象病业似的十多天，后三天躺在炕上不吃东西，全身不会动，好象身体和头分开了，想动没有知觉，这时有个声音对她说：“你不行了，安排你就是这样走的，你所做的都完成了，走了也就圆满了，这多痛苦”。听到这，她猛然一惊。心想，“谁说了也不算，无论旧势力怎么安排，我全都不要，我是李洪志的弟子，我就听我师父的，我自己说了算。”她从炕上下了地，该做什么做什么，一下就过去了。就那么几天她瘦了十来斤，反而还精神了，做大法的事没有耽误，下田插秧比以前还快了。

我们同修一部法，法在我们的心里扎根了吗？遇事是人心，还是神的一念？是自己主宰自己，还是让别的（旧因素）说了算？扪心自问，师父把法全部传给我们，我们是助师正法，还是做一块拦路的“石头”。希望看此文同修多和处在病业的同修交流，望此文能对病业中的同修有帮助。

不是病业是迫害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一天，当地两位中年夫妇同修来到我的工作场所，我们共同发完中午十二点的正念后，女同修拉下紧盖住头颈的羽绒服帽子，并拉开拉链告诉我她的脖子很大面积已有数天长满水泡，现水泡消退又形成一大片红疙瘩，期间她曾用牙膏抹过，又听别人说此症状象蛇盘疮，又想抹烟油子，之后她的半边脸嘴斜眼歪，甚至出现头晕、短暂昏迷状态，求师父救助加上发正念有所好转，在同修丈夫和儿子及知情同修共同发正念后状态仍然很严重，她的心理压力很大。

此事让我联想到有些当地同修出现的各种状态，如有吐血的，有类似脑血栓半身麻木的，有耳聋的，有象得重感冒的，有便血的，有意识不清醒的，有处于恶心、晃晃悠悠的晕车状态的，有被医院检查出某种疾病的等等。特别很长一段时间，《明慧周刊》报导了很多同修在监狱、劳教所、拘留所等黑窝内长期的迫害下出现了不同的疾病症状，甚至相当一部份同修释放后却被邪恶以这种迫害形式夺去了生命。

在正法进程中急需大法弟子救度众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状态？应该怎样尽快走出这种状态？我们先静心看一下师父是怎样讲的：

“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九九年“七·二〇”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同修中出现的这些状态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证实大法带来严重阻碍，特别是九九年七·二零以前得法的老学员，师父既然没给制造任何个人修炼的关，这些状态就是旧势力及黑手烂鬼钻了学员对法认识不足的空子而对学员进行的邪恶迫害。那么学员认识不足之处到底在哪里？是什么心让邪恶钻了空子造成的如此严重的迫害？

一，在九九年七·二零前个人修炼阶段，由于在常人社会形成的固有观念，有一部份同修对于“病”、“病业”、“业力”、“消业”、“还业”等同样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当同修在被迫害中用这些观念去衡量和对待而不主动清除邪恶时，邪恶就会说：你看他